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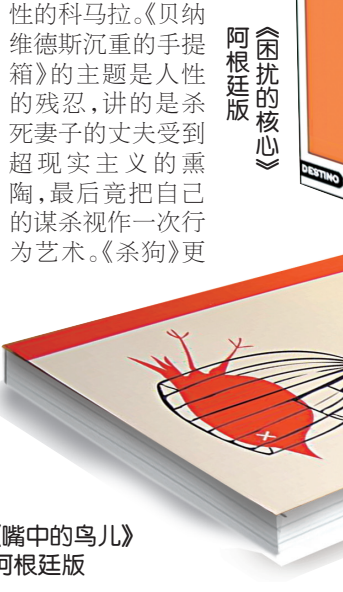


萨曼塔·齐维布林

萨曼塔·齐维布林： 新生代拉美作家 笔下的梦境与现实

□杨 玲

萨曼塔·齐维布林(Samanta Schwebelin, 1978~)无疑是阿根廷年轻一代作家中的佼佼者。2010年,英国著名文学杂志《格兰塔》评选出22位35岁以下用西班牙语写作的最优秀的年轻作家,萨曼塔·齐维布林就是其中之一。2001年,她凭借短篇小说集《困扰的核心》一举获得阿根廷国家艺术基金和哈罗尔多·孔蒂青年作家大赛两项大奖。2008年,她的另一部短篇小说集《肆虐的瘟疫》(又译“害虫的愤怒”)荣获美洲之家奖,此短篇集在西班牙等地重新结集出版时另名为《嘴中的鸟儿》。2012年岁末,她又凭借短篇小说《一个不走运的男人》获得了法国国际电台和巴黎墨西哥文化学院共同举办的胡安·鲁尔福国际短篇小说奖。她的作品被收录在各种文学期刊和选集中,如《阿根廷短篇小说集》《年轻的守护者——阿根廷的新叙事文学》《一块自己的土地——阿根廷新女性小说家》《未来不是我们的——拉丁美洲新叙事文学》等,并被译为英语、法语、德语、荷兰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瑞典语及塞尔维亚语等多种语言。



《嘴中的鸟儿》阿根廷版

《困扰的核心》由12篇故事组成,以直截了当的笔法,揭示出一种野蛮、残酷的现实,打乱了我们对于世界的惯常理解。《黑洞》一篇最为玄奥。故事中的黑洞是一个“真空的空间”,一段“零时间”,通过这样一个黑洞,人会瞬间莫名其妙地从一个时空转换到另一个时空。这无疑是在作者对时间、空间和存在的形而上的思考,很容易让人想到博尔赫斯的《阿莱夫》。《向着首都的快乐文明》讲的是一群工人满心向往首都的美好生活,却因为一系列或看似不无道理或极其荒谬的原因都无法登上开往首都的列车,最终的绝望可想而知。《绝望的女人》顾名思义,同样讲关于绝望的故事。主人公在新婚之日被未婚夫抛弃在偏僻公路的卫生间外,身上还披着婚纱。在路边一个古怪老女人的点醒和训斥下,她侧耳倾听,听到的是无数女人幽怨般的哭泣声、呼喊丈夫的声音和轻蔑的嘲弄声。此情此境让人联想到胡安·鲁尔福笔下那到处游荡着孤魂的废村科马拉,不同的是,萨曼塔·齐维布林笔下的是一座悲惨女

性的科马拉。《贝纳德斯沉重的手提箱》的主题是人的残忍,讲的是杀死妻子的丈夫受到超现实主义者的熏陶,最后竟把自己的谋杀视作一次行为艺术。《杀狗》更

《嘴中的鸟儿》包含14篇故事,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对抗与矛盾。走进每一篇故事时,读者永远无法预知后面等待我们的是什么样的结局,始终会感到一种莫名却实实在在的的不安。作家以其独特的手法,将读者缓缓地带进一个充满敌意的、梦魇般的神秘世界。故事中那种无可奈何的焦虑、莫名其妙的绝望和恐惧让我们联想到卡夫卡。《嘴中的鸟儿》一篇,讲的只是一个仅靠生活活鸟为生的小姑娘的故事。对这个古怪的行为

夫妇家。故事到此戛然而止,从头至尾始终没有讲明那个“它”究竟为何物,而丈夫最终看到的究竟是怎样一种可怕景象也成为一个谜。《肆虐的瘟疫》的主题是饥饿,视角独特,出人意料。一座死一般宁静的村庄,人影晃动却悄无声息,没有鸡鸣犬吠,屋子里落满灰尘,桌上的瓶瓶罐罐里空无一物,黑暗中出现的男人女人神情默然,仿佛失去了说话的能力。面对如此景象,作为政府官员前来救济品的主人公突然感到一阵剧烈的胃痛,倒在地上,记忆中饥饿的恐惧像肆虐的瘟疫一样吞噬了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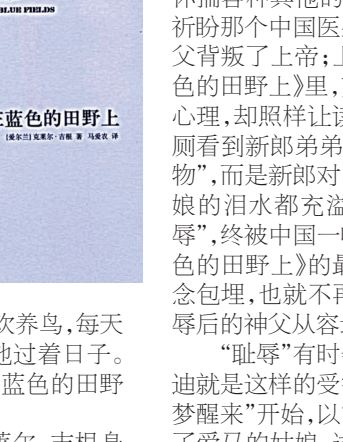
这一个个怪诞离奇的故事充满疑问和迷惑,而读者会不由自主地参与其中,不断思考和破解一个个谜团,寻找答案。故事中的人物默默向我们展现着他们的痛苦、厌倦和绝望,正是这种痛苦、厌倦和绝望迫使他们以一种荒诞的、异化的方式存在着。或许作者要告诉我们的,现实并非仅仅存在于那些我们亲眼看见和感知的事物,而更存在于表象背后隐藏着恐惧、欲望和遐想之中。兰登书屋旗下的鲁门出版社在此短篇集西班牙版的宣传页上写道:“我们面前的是一位对自己的职业驾轻就熟的年轻女作家,她用《嘴中的鸟儿》为我们这一时代的文学开启了一道崭新的大门。”

瞭望台



克莱尔·吉根

阅读爱尔兰作家克莱尔·吉根,总会觉得阅读短篇较之阅读长篇更考人心智。短篇集《走在蓝色的田野上》100来页,共收入7个短篇。如果每晚读一篇,我们恰巧会享受到人生中差不多最美妙的一周。克莱尔·吉根似乎也是为了呼应读者极缓的阅读速度,日常的写作速度也是超乎寻常的慢。她居于爱尔兰的乡间小镇,喜欢养鸟,每天早上边喝咖啡边修前一天的创作,慢悠悠地过着日子。10年间,写得很慢的她只出了《南极》和《走在蓝色的田野上》两本薄薄的短篇集。



《走在蓝色的田野上》

与国内外大多数知名的女作家相比,克莱尔·吉根身上的性征显得尤其模糊。《走在蓝色的田野上》中,她的笔端时而露出男作家才具有的冷厉和坚硬,时而又让人在不经意间触摸到女作家天生的脉脉温情。正是因为她那“既能体会男人又能理解女人”的气质,总让人想起自然界某种神奇的雌雄同体的生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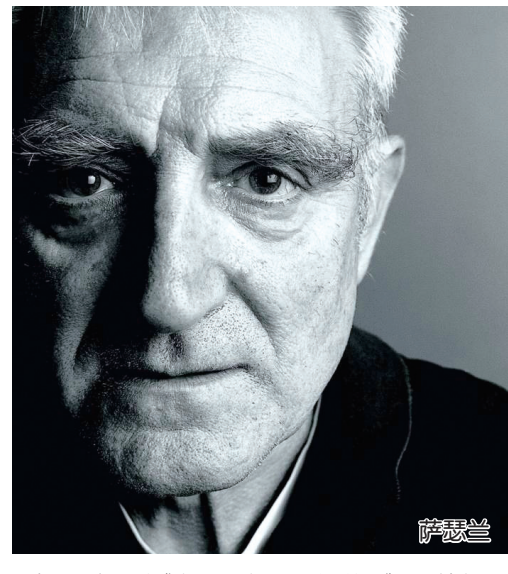
《走在蓝色的田野上》： 逼近无从洗脱的耻辱

□吴 萍

的故事中。作为母亲送给父亲的“礼物”,“你”顺从地在一次次战栗中加深着内心的耻辱感,也过早学会了透过父亲去审视男性以及男性背后的世界。“你”始终胆怯而孤独,很小就明白“成长和成熟没有恩人”的道理。不像别的女孩,“你”的第一诉求不是温暖和爱,而是“安全”的底线。从被母亲有意识地安排到父亲身边的第一天起,幼小的“你”便开始了背负耻辱的历程。小说中,“耻辱”的主题一直被克莱尔·吉根压制在大段的冷峻表述下,最终才在女孩的“哭”中迸发而出。女孩的哭是逃离的开始,是获救的证明,是自由的嘶吼,更是沉重的离别的礼物——“耻辱”。

许多人不会倒楣如《离别的礼物》中的“你”,却依旧会怀揣各种其他的耻辱活着。一个神父走在蓝色的田野上,祈盼那个中国医生能洗脱内心的耻辱……爱情在前时,神父背叛了上帝;上帝在前时,神父又背叛了爱情。《走在蓝色的田野上》里,克莱尔·吉根没有正面切入神父和新娘的心理,却照样让读者到达了人物内心痛苦的深渊。神父如厕看到新郎弟弟的“大家伙”,他清楚这不是“该死的装饰物”,而是新郎对自己的神圣爱情之僭越。神父的烦恼和新娘的泪水都充盈着克莱尔·吉根所要表达的爱情的“耻辱”,终被中国一幅名为“古老,空”的版画抽空了。《走在蓝色的田野上》的最后,神父的身心被东方主义的“空”的理念包裹,也就不再为上帝与爱情间的博弈伤神了。忘记耻辱后的神父从容地回到世俗世界,投入到明天的工作中。

“耻辱”有时会猝不及防地悄悄地潜入你的人生,布拉迪迪就是这样的受害者。《黑马》的故事很短,从“女人和梦醒来”开始,以“女人和梦的梦又袭来”结束。布拉迪迪邂逅了爱马的姑娘,过了一段很像男人的日子,却最终被姑娘和梦所抛弃,耻辱地回到从前。在《走在蓝色的田野上》中,爱情的“耻辱”明显是双置性的,男女双方各得一份。到了《黑马》里,这样的耻辱更倾向于男主角布拉迪迪,他对爱情的去留毫无选择权,只情愿沉睡在爱情之梦不醒。“梦”也成了布拉迪迪洗脱爱情带来的耻辱的惟一捷径。布拉迪迪作为被抛弃的弱者形象更加深了耻辱感,让每个读者深为感怀和动容。小说里篇幅最短的《黑马》,几乎模糊了小说与诗的界限。此篇除了毕现克莱尔·吉根能省即省不说废话的写作风格,更显出她有把小说意蕴提炼为诗的超能力。撇开这些,论及小说的气氛把握、叙事节奏、结构摆布以及留给读者的“未完成部分”,都令人啧啧称道。



萨瑟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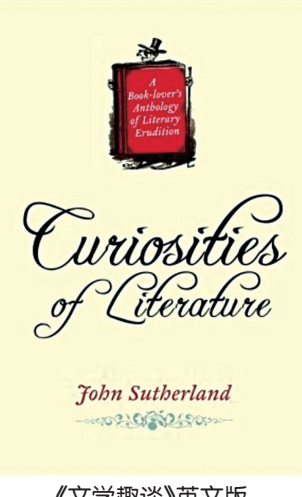
打开某周的《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头篇就是萨瑟兰的长篇书评《威佛利街——从苏格兰方格的发明到布列维克·沃尔特·司各特奇怪的遗产》。虽说评的是别人的书,但熟稔维多利亚文学且写过司各特评传的萨瑟兰可不愿掖着自己的包袱不抖。挪威杀人魔布列维克称自己是秘密组织“圣殿骑士”的成员,该组织的发起人是别名叫“狮心王理查”的英国人。英国记者百思不解。广闻博见的记者居然不知道在自己的国家有这样一组织能够在别的国家煽动起一场如此血腥的杀戮。结果发现,布列维克竟是受到司各特的小说《艾凡赫》的影响。书中的坏蛋布赖恩向其奸而不成转而敬慕的姑娘丽贝卡说,要比狮心王理查更强悍,要组建自己的秘密组织“圣殿骑士”来统治世界。

萨瑟兰： 文学界的福尔摩斯

□艾 黎

一部出版于1820年,已经鲜有当代读者的英国历史小说,一场发生在21世纪的挪威令全世界瞠目结舌的屠杀,貌似风牛马不相及的一本书和一件事就这样被萨瑟兰搭上了线。这番探查蛛丝马迹、寻藤摸瓜的功夫正是萨瑟兰的趣处之一。

萨瑟兰是学者,是学院里的教授;从英格兰的莱斯特大学到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再到美国西岸的加州理工大学,又回到英国,在伦敦大学学院做荣誉退休教授。但他所做的却是拨开各类主义、理论的迷雾,让文学不再仅仅是让人敬畏的经典——书架上发黄的书页、学生手上的必读书单,而且活色生香,能配下午茶、雪茄烟、威士忌,不论是寻常人家的客厅还是大学的高桌晚宴,都是可以让人在谈完天气之后又能随口提起的那一有趣话题。就像前面的例子提及的,他是文学界的福尔摩斯,著作中最知名的是一系列“文学探索”:《希思克利夫是不是个杀人犯:小说中的谜案》(1996)、《简·爱会不会快乐:经典小说中更多谜案》(1997)、《谁背叛了伊丽莎白·班奈特:再探经典小说中的谜案》(1999)……读者的兴趣推着这一系列出了一本又一本。从1996年到2000年的5年时间里共出了6部。



《文学趣谈》英文版

在萨瑟兰的笔下,通俗探案的形式和文学经典的探讨自然地结合起来。无论高低、雅俗,都可以是阴雨天孩子最大的乐事或是大人们辛苦一天之后最好的逃避和享受。的确,万言一日的写作结果所带来的令人欢愉的阅读体验,很可能和呕心沥血十年而成的作品不相上下。萨瑟兰坦承,尽管其他文学教授床头放的可能是《芬尼根守灵》或是普鲁斯特,他的安慰读物却是最新犯罪小说。以阅读之乐为乐,正是有这样不拘一格的开阔视界,才有了被大卫·洛奇称为“失眠的书痴最佳床头读物”的《文学趣谈》。洛奇说完这话一定是眨了眨眼睛的——是治愈了失眠呢,还是让漫漫黑夜不再难熬?

《文学趣谈》原文书名是“Curiosities of Literature”。“Curiosities”的意思不仅仅是“趣”,更在“奇”。前段时间网上四处转载美加出现食人狂的事,令人惊悚。在讲述“诡异的文学吃食”那些章节中,萨瑟兰就提及了文学作品中数例这类令人惊悚的吃人场景。虽说不是司空见惯,但这些梯厄斯特风格的怪事居然也有不少出自名家的先例可循。重读这些文字时,刚好是2011年的伦敦骚乱期间,巡逻的直升机嗡嗡地在屋顶盘旋,从玻璃天窗泻下来的夏日阳光也挡不住再读这篇文章时滋滋冒出来的森冷之气。既然谈文学中的吃人不忌食人,接下来谈出恭也是顺理成章。学院里的教授从语体学、修辞学、精神分析等等理论派别研究亨利·詹姆斯绵延数行的长句时,忽然想到这竟然可能是詹姆斯便秘之苦的投射,定然会“扑哧”一乐吧。

当代中国文学界谈文论事的散文小品中,董桥当属著作最丰、名气最大的。在他的笔下,书必是香的,旧书的积尘是岁月的黄金碎屑;谈吃食都多了烟火气,只有清茗才配得上书香。同样谈到维多利亚时期文人圈的情事,董桥描绘珍妮·莫里斯和罗塞蒂的缠绵,继而蒙太奇成了罗塞蒂背景阴郁的画作;而萨瑟兰则是直接把“SEX”三个字母写上标题,不无戏谑地讨论卡莱尔夫妇、拉斯金夫妇的笨拙尴尬的新婚之夜和由此而来的流言传说。不同寻常的奇突之趣是萨瑟兰的趣处之二。读书能找到颜如玉确是美妙,但是看到傻大姐这样的人物也别有乐趣吧。